

汉译英中动态汉语向静态英语的转换研究

——以《边城》及其英译本为例

曾 莹

桂林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 广西桂林 541000

摘要: 思维模式导致了中西方语言的特征不同。受悟性思维的影响, 中国人善于用动词来表达自己的情感与判断, 因此汉语重动态。而理性思维强调客观世界的理性看法, 让西方人惯用名词来表达自己, 因此英语重静态。本文从语言的动静态角度出发, 选取金介甫和杨宪益夫妇的《边城》译本为例, 旨在分析汉语动词英译时的翻译方法, 即汉语动词可转换为英语名词与介词、英语形容词与副词, 汉语动词的弱化虚化以及汉语动词的省译。

关键词: 汉译英; 动态; 静态; 《边城》

A Study on the Conversion of Dynamic Chinese to Static English in Chinese to English Translation

— Taking The Border Town and its English translation as an example

Abstract: Different thinking patterns of China and the West form different language characteristics. Chinese Wuxing (power of understanding/ comprehension/ intuition) makes Chinese to be good at expressing the emotion and judgment with the help of verbs, and causes Chinese more dynamic. Western rational thinking encourages English to use more nouns to express their rational views of the objective world and makes English more static.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ynamic and static aspects of language, this paper selects the two translation versions of the Border Town translated by Jeffrey C. Kinkley and Yangs as examples, aiming to analyze the translation strategy of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Chinese verbs, which shows that Chinese verbs can be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nouns, prepositions, adjectives and adverbs, or they can be weakened and blurred and even be omitted during translation.

Keywords: Translation from Chinese to English; Dynamic; Static; The Border Town

引言:

英汉两种语言在表达上有很大的不同, 那就是一种偏向静态表达, 一种偏向动态表达。Quirk等学者在《当代英语语法》中谈到: “Broadly speaking, nouns can be characterized naturally as ‘static’ in that they refer to entities that are regarded as stable.....verbs can be equally naturally characterized as ‘dynamic’: they are fitted to indicate action, activity and temporary or changing conditions”^[1] (Quirk, 1972: 48)。中西思维模式的差异决定了汉英语言动静态的偏式。受悟性思维的影响, 汉语为意合语言, 小句、流水句、省略句等交替使用。汉语动词可以在句子中充当各种成分, 造成动词频繁出现, 整体呈现动态特征。在理性哲学思想的影响下, 英语必须遵循严格的语法规则, 进一步限制了英语的句法结构, 而“英语严格而系统的句法结构限制了动词的具体使用”^[2] (王璐,

2021: 83), 因此整体上呈现静态特征。

由于汉英语言静动态的偏向差异, 如何将汉语动词准确地实现英译是翻译界一直致力于探索的问题。下面将结合沈从文先生的《边城》以及金介甫和杨宪益夫妇的译本来分析汉语动词英译时的几点方法。

一、动态汉语向静态英语的转换

1. 汉语动词转换为英语名词

汉语中的动词无处不在, 无所不能, 出现频率远超过英语动词, 而英语是名词的天下, 将其他词性的词名词化来表达相同含义是英语表达中的惯用手段。在进行汉译英工作时, 为了增强与体现英语的理性思维, 在处理汉语动词时, 译者们通常用其所对应的同源英语名词来表达该动词的动作含义。

例1: 真真成为他们生意经的, 有两件事: 买卖船只, 买卖媳妇^[3]。

Kinkley: The trades that really held their attention were two in number: the buying and selling of boats, and of women^[4].

杨&戴: But the two main items of business are deals in boats and in wives^[3].

原文中“买卖”是由两个动词“买”与“卖”构成的词组,“买卖”一词的重复出现是对“两件事”的强调。在处理这个句子时,为了符合英语的表达习惯,Kinkley与杨宪益夫妇均将“具象的过程转换为抽象的表述”^[5](王建国,谢飞,2020:106)，“买卖”被名词化为“buying”、“selling”和“deals”，这样一来,译本动态性大大降低,静态性增强。

例2:分组分帮各自选出了若干身体结实手脚伶俐的小伙子,在潭中练习进退。

Kinkley:with each competing team selecting its strongest and nimblest young lads to practice their maneuvers in the deep part of the river.

杨&戴: Preparations have been made well in advance, different groups choosing their strongest, ablest young man to practice rowing.

“分组分帮”是汉语中常见的ABAB型重复构词法,这一词组地表达出了原文对划船事宜的准备过程,读者似乎能见到他们是如何以小组形式进行舵手选拔的,但在翻译时,不管是Kinkley还是杨宪益夫妇均直接将“分组分帮”译为“team”与“group”,削弱了动态过程,但符合英语使用者的习惯,避免了翻译腔;“练习进退”是由三个汉语动词组成的连动式结构,Kinkley将其译为动宾结构,动词“practice”和表示移动练习动作的名词“maneuver”,遵循了英语静态性的特点。

2. 汉语动词转换为英语介词

英语名词的普遍使用必然伴随着英语介词的繁盛,相比名词,英语介词更是活泼。英语中介词的数量是汉语介词的几十倍之多。其在英语中的地位相当于动词在韩语中的地位。介词本身没有完整的词汇意义,但由介词和名词组成的介词短语却能表示动作行为的进展状态,弱化了动词的动作性。因此在汉译英时,由于句法结构上的需要,不受形态变化限制以及数量丰富的介词往往用来代替汉语中的动词,以此来实现英语的静态,符合英语的表达。

例3: 茶叶则在六月里放进大缸里去,用开水泡好,给路人解渴。

Kinkley: Come June, he'd put his tea into a big earthenware pot to steep in boiling water, for the benefit of any passerby with a thirst to quench.

杨&戴: The tea he brews in summer in a large pitcher for any thirsty passer-by.

“给路人解渴”是一个兼语式结构,相当于“他将茶叶给路人+路人解渴”,在原文中,茶叶泡好的目的就是给路人解渴,所以在进行英译时,Kinkley和杨宪益夫妇均将其译为表目的的介词短语,避免了翻译多个动词造成句法错误的情况,又准确地表达了原文的意思。

例4: 茶峒地方凭山依水筑城,近山一面,城墙俨如一条长蛇,缘山爬去。

Kinkley: Chatong was built between the river and the mountain. On the land side, the city wall crept along the mountain contours like a snake.

杨&戴: Chatong stands wedged between the rivers and mountains, its wall in the near rolling like a snake on the hillside.

由于汉语的动词优势,在汉语中擅长用对偶复意的四字词语来促进句子的紧凑,凸显画面的动态。在该例子中,在原文中沈从文先生连续用“凭”、“依”、“筑”三个词来描绘茶峒的得天独厚地理位置,三个动词在汉语中的主次地位是一样的,但在翻译时,为了语言的简洁凝练,Kinkley与杨宪益夫妇都将“筑城”作为中心语,用介词“between”来表现茶峒位处于山水之间的状态,以动化静。在处理后半句中的“缘山爬去”时,Kinkley保留动词“爬”,采用“crept”一词,杨宪益夫妇则用“rolling”动名词来表示该动作,二者均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原文的动态。在处理意为“沿着”的“缘”时,分别将其转换为介词“along”与“on”,均体现了动态向静态的转换。

3. 汉语动词转换为英语形容词与副词

英语词性丰富多变,动词的形容词表示该动作所处的状态,虽然包含动态含义,但对动词的动态含义起到了弱化作用,在整体上给人静态的感觉。因此在汉译英过程中,面对汉语流散句式或连动式或兼语式等动词众多的句式时,译者可以考虑将汉语动词转换为其相对应的英语同源形容词。既避免因同时翻译多个动词而产生的语义差异,又顺应英语语言特征,增加其静态感。

例5: 那时他还只五十岁,为人既明事明理,正直和平又不爱财.....

Kinkley: He was only fifty at that time, but he was so astute, upright, and even-tempered.....

杨&戴: He was only fifty but so shrewd, honest, and easy to get on with, so little interested in money.....

“明事明理”中动词的重复叠加组成的四字词有强调之意,强调顺顺是一个正直明事理的人,在Kinkley译本

中,直接将四字词译为表示精明狡猾的形容词“astute”,杨宪益夫妇则选用了表示精明敏锐的形容词“shrewd”和表示诚实的形容词“honest”,二者在选词方面大同小异,但与原文所表述的意思有所偏差,“明事明理”应当是从积极的一面评判人的品格,而“astute”与“shrewd”在一定程度上都存在负面态度。对于“爱财”这一动宾结构的处理,两者都遵循自己译本的一致性,均采用“形容词短语+名词”的结构,用“be free of”和“be little interested in”来表达原文的“不爱”这一动作。两个译本不约而同地选择用主系表的形容词句式来弱化原文中带有形容词含义的汉语动词,句子整体趋于静态平衡。

在英语中,还经常用副词来表达动作含义。例如用“out”、“down”、“up”等副词表达“出去”、“下来”、“上去”之意,如在两版译本中均采用“down to the river for a talk”表达“下河边谈话”一意。

4. 汉语动词弱化虚化与省译

英语表达善于对动词进行虚化和弱化处理,比如前面提到的用同源形容词来表达动作含义,这是其静态特征的一大表现。但英语本身就有不少动作意义不强烈的虚式动词,如be、feel、have、make等,他们虽然会根据句法结构拥有人称和数的变化,但一般不具有实际意义,属于“百搭”动词,后面往往跟着具有实际意义的名词或形容词,起到弱化行为动词的动作感的作用。因此,在汉译英的过程中,为了符合英语静态的语言特征,译者往往用“虚弱动词+名词”的结构来表达动作含义,或在确定句子的谓语动词后对其他次动词进行省译,如汉语中的趋向动词“来”、“去”等,这类动词并不表示实在的趋向,英译时往往进行虚化处理。

例6: 爷爷,我决定不去,要去让船去,我替船陪你。

Kinkley: Grandfather, I've made my decision. I'm not going. If someone has to go, let it be the boat. I'll take its place and keep you company.

杨&戴: I'm not going, grandpa. The boat can go while I keep you company.

在该例子中,句子中汉语动词非常多,并有重复使用的现象,对于“陪”这个动作,两个译本的处理方式一致,均将其转化为“弱势动词+动词同源名词”,弱化了动态意义,与此同时,Kinkley对弱化动词结构的使用更甚,“决定”译为“make a decision”。值得注意的是,Kinkley在翻译时,几乎将汉语句子的每一个动作都用英语动词或者其他方式进行了表述,而杨宪益夫妇则抓住主要动词,其他的选择省略,相较而言,后者译本更为简洁明了。

除此之外,为了使句式起到平衡优美的效果,汉语句子通常对动词进行重复处理来起到排比的修辞作用。而英语则反对累赘,“译者翻译过程中会有意无意地恪守翻译规范,避免重复”^[6](赵秋荣,郭旭,2019:117),他们往往会使用近义词来替代重复词,甚至将其省译。例如Kinkley用介词短语“in way of”来表达原文中重复出现的“学习”一词,而杨宪益夫妇则用“learn”保留文中的第一个“学习”,省略了后两个“学习”,符合英语少用重复动词的表达习惯。

二、结语

动静态差异是汉英语言中最显著的差异,当然,所谓的动态汉语与静态英语都是相对而已。中式悟性思维造就汉语句式的松散以及动词的频繁,动词动态性突出,而西方理性思维突出物的主体性和客观性,因此抽象名词、介词、形容词副词等词汇众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由人发出的主观动作,因此静态意味十足。在汉译英的过程中,为了避免语言差异,符合英语表达习惯,译者要注重如何自然地将动态汉语转换为静态英语,要根据具体情况将汉语动词转换为英语中静态的词类。本文以Jeffrey C. Kinkley与杨宪益夫妇的《边城》英译本,从四个方面分析了语言从动态转为静态的过程,可以看出两个译本对汉语动词都有着一致的处理方法,即将其转换为英语中其他静态的词性,或者将其省译。然而需要强调的是在进行汉译英时,并不能一味地遵循静态英语的原则而将所有动词静态化,这样会使译本毫无生气。因此,了解汉语和英语两种语言的动静态差异,并在翻译时对不同的语言进行适当的转换,使其符合译本读者的语言习惯,从而提高翻译质量。

参考文献:

- [1]Quirk, R., S. Greenbaum, G. Leech & J. Svartvik. A Grammar of Contemporary English[M]. Essex: Longman, 1972, 48.
- [2]王璐.英汉语言静态动态特征对比及其在互译中的体现[J].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21,40(12):82-85.
- [3]沈从文.边城[M].杨宪益,戴乃迭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9,15-113.
- [4]Kinkley, Jeffrey C. Border town[M]. New York: HarperCollins, 2009, 9-94.
- [5]王建国,谢飞.论汉英语用差异对翻译的影响——基于对《边城》四译本的对比分析[J].中国翻译,2020,41(3):100-109,189.
- [6]赵秋荣,郭旭.译者的明晰化策略研究——基于《边城》四译本报道动词“说”的考察[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19,42(5):109-119,160.